

我們都是修女瑪利亞

來源：《別字 第四十六期》

日期：2021.12.23

撰文：李昭駿

浪人劇場工作室在新蒲崗工廈，我以為自己到了。

不，這裡是修道院。不，這裡是六十年代的剛果。

不，這裡是戰場，我在一場不會終結的戰爭。

我突然發現頭巾，發現身上白袍。我是修女瑪利亞，我們是修女瑪利亞。

「不是演出，而是體驗。」由始至終，浪人劇場藝術總監譚孔文 Alex 如此形容《西西瑪利亞》。對他來說，假如這次是傳統的劇場形式，可能更簡單一些，即按照劇本，和演員排戲，反覆排戲，然後搬上舞台。

這次，兩位演員不是演員，而是指導者，指導觀眾，成為演出者。他期待的是主動的觀眾，即不是被動的資訊接收者，而是自發體認當下，發現和尋找。

具體來說，每個人都是修女瑪利亞。檯面上放著一疊米黃色薄冊，每一本都是瑪利亞日記，記錄異鄉，戰火，俘虜，死亡，由工作坊學員寫成，譬如思索，苦難的意義。有人說是平安，或是風，或星星。Alex 翻閱，再修改劇本。

〈瑪利亞〉是西西二十多歲寫成的短篇小說，後獲徵文比賽青年組冠軍，並在 1965 年 6 月 4 日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刊出，刻劃法國修女瑪利亞與無名法國僱傭兵在異鄉的短暫相依。改編過程中，文學的瑪利亞散落成工作坊裡眾多的瑪利亞，她們寫日記，然後點滴歸源，形塑 Alex 的劇本。

「所以，這是一場燒腦遊戲。」Alex 多次如此形容沉浸式劇場創作。重點在於無我和我之間的拉扯。「無我」的意思是，學習抽離，放低自我，學習僅僅提供處境和氛圍，讓觀眾探索。同時，他清楚創作者的自我，即具備全知視角，需要設計整個敘事，希望觀眾走近自己觀看世界的角度。過程中，他需要更多的意見和討論，賴閃芳幫忙，擔任劇場構作，成為第一個觀眾。

劇場構作關心結構，她的比喻是樓宇建築。兩年前，Alex 訂下創作方向，由西

西的小說出發。兩人由關鍵詞開始，反覆討論，譬如小說中的救贖和犧牲；她在過程中，檢查不同的部份，填補意念和實踐之間的縫隙，確保結構牢固。這源於 Alex 擔心自己一廂情願，雖有很多想法，但觀眾可能接收不到，所以他需要一面鏡，從另一個角度觀看自己的創作意念；換句話，他透過賴閃芳的眼睛，跳出第一身視點，學習抽離，旁觀自我。

演出前，他們舉辦了六節文學體驗劇場工作坊。賴閃芳負責其中兩節，透過「過程戲劇」，和參加者進入〈瑪利亞〉的世界。「瑪利亞為什麼做修女？為什麼去剛果？過程戲劇，讓參加者以第一身角度感受，討論，以及做抉擇。」面對危難，面對受苦難的人，你會走嗎？工作坊留下一道難題，給瑪利亞，給我們。日記由此而來，記下每個瑪利亞的感受和反思。

工作室成為了修道院，參加者留下瑪利亞的畫像，以及一段內心掙扎：「我該怎樣跟母親解釋去剛果的決定？那兒有更多需要教會的地方，醫療缺乏、學校不足、衛生惡劣。我知道我可以做到更多。母親的反應我想像到……父親是明白我的……可是他怕母親的崩潰……你是家中唯一曾在外生活過，可否幫幫我？」

浪人劇場不時改編香港文學作品，Alex 大概對西西的小說情有獨鍾。《與西西玩遊戲》在 2017 年參加台北藝穗節，2018 年回歸香港重演，創作意念源於西西的《哀悼乳房》。筆者當時入場觀賞，記得當時設「參與觀眾」及「一般觀眾」兩個類別。Alex 將西西的作品改編成「參與式劇場」，早見端倪。

他總是感覺到，西西的小說彷彿是邀請我們玩遊戲，所以他不想將西西的文字改編成一齣傳統的戲，而是強調互動和體驗。我想起「西西」筆名本身便充滿遊戲的意味，一個穿著裙子的女孩雙腳站在地上的一個四方格子裡，然後跳到另一個格子。大抵，這個女孩即將由一個舞台，跳到另一個舞台上，揮手，呼喚其他女孩過來，一起跳格子，玩熱鬧的遊戲。